

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小说卷

叶舟 著

叶舟的小说

主编·马少青

副主编·翟万益 杨建仁

执行主编·高凯 管卫中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叶舟 著

叶舟的小说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舟的小说 / 叶舟著.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4.4

(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 / 马少青主编)

ISBN 978-7-5490-0601-4

I. ①叶… II. ①叶…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9768号

出 版 人 | 王 奕

责任编辑 | 原彦平

装帧设计 | 弋 舟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 730030 (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 (传真)

印 刷 |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 数 | 255 千

印 张 | 10.75

版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0601-4

定 价 | 3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

甘肃省委省政府“十个一文艺精品”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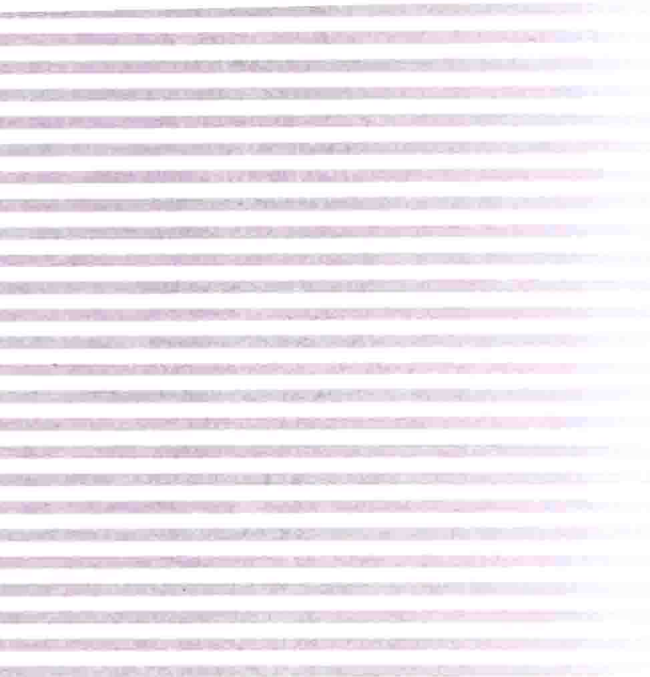
“一支文学劲旅”的文坛追梦



篆刻：翟万益

《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编委会

主 任	高洪波	连 辑			
副 主 任	梁鸿鹰	雷 达	叶延滨	陈思和	阎晶明
	高志凌	马少青	孙周秦	翟万益	杨建仁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青山	方忠义	卢 辉	刘 颀	陈歆耕
	李建军	李东华	陆 梅	张清华	张立群
	邵振国	柯肃成	郭 艳	高 凯	梁 辉
	彭金山	程金城	路晓峰	谭五昌	管卫中
	霍俊明	魏 珂			
主 编	马少青				
副 主 编	翟万益	杨建仁			
执行主编	高 凯	管卫中			
编 务	袁 静	李春玲	席晓辉	段 倩	



叶舟，诗人、小说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兰州晨报》主任编辑。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连续三届入选“甘肃小说八骏”。曾发表过大量的小说、诗歌及散文作品，作品多次入选各种年鉴、年度选本和2008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并被译为英、日、韩等国文字，有部分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著有诗文集《大敦煌》《边疆诗》《练习曲》《叶舟诗选》《世纪背影——20世纪的隐秘结构》《花儿——青铜枝下的歌谣》，散文集《漫山遍野的今天》，小说集《叶舟小说》（上下卷）《第八个是铜像》和长篇小说《案底刺绣》《昔日重来》，以及影视剧和音乐剧剧本等。作品曾获得“《人民文学》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芳草》“首届汉语文学大奖”、“《十月》诗歌奖”“2011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西部》文学奖”“《作品》年度小说奖”和两届甘肃省“敦煌文艺一等奖”等。

开 卷

在中国，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到达第三十个年头，有“三十而立”的说法，意为一个人事业有成，可以立得住了。人如此，事物也是如此。屈指算来，成立于上世纪1984年7月1日甘肃省文学院的前身——甘肃省文联文学专业创作组，到今年已30岁了。

“三十而立”，对于甘肃省文学院来说，应该是一个充满自信的表白。而此前推出的《天马横空——甘肃文学八骏图文志》，以及这两套由第三届“小说八骏”和首届“诗歌八骏”16位作家、诗人精品单行本组成的《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正是甘肃省文学院这一自信表白的有力注释。

本世纪初，也就是甘肃省文学院20岁的时候，以服务中青年作家为己任的甘肃省文学院，在全国文联和作协系统文学院中率先提出“拆除篱墙，开放办院”理念，强力推行集荣誉作家、专业作家和签约作家服务机制于一院的“一院三制”体制，搭建甘肃文学最高学术平台“甘肃文学论坛”，推动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打造甘肃文学文化创意品牌，建设精锐文学陇军队伍，一时风生水起，为文学界所关注。在此思路之下，2005年9月7日，在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和甘肃省财政厅的给力支持下，甘肃省文学院与《上海文学》杂志、《文学报》两家文学媒体联手，成功地举办了“甘肃文学论坛小说八骏上海之旅”文学交流活动，在国内乃至国外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次活动，堪称一次东西部文化交流的成功典范。美国发行

量最大的华语报纸《世界日报》，当年10月25日以《古有七剑下天山，今说八骏走上海》为题，分上下两篇的整版篇幅全程报道了中国文坛这一历史性的年度盛事。而中国社科院的《中国文坛纪事》《中国文情报告》等书也将其列为年度文坛大事。此后，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作家协会、浙江省作家协会、甘肃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等单位 and 《文学报》《文艺报》《当代作家》《飞天》《中国作家》《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潮》《西部》《上海文学》《诗江南》《大河》《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上海)等媒体阶段性的倾力支持之下，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甘肃省财政厅和甘肃省文学院上下一心，扬鞭催马，相继又在2008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分别推出了两届“甘肃小说八骏”、一届“甘肃诗歌八骏”和一届“甘肃儿童文学八骏”四个方阵。这一历时10年交叉性的系列文学交流、推介活动，先后向全国推出40人次甘肃实力小说家、诗人和儿童文学作家，使“小说八骏”、“诗歌八骏”和“儿童文学八骏”成为中国文坛著名的文化创意品牌。其中，“甘肃小说八骏”被《文学报》在其创刊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之际评为“影响中国文坛的那些人”。而由此集合的“甘肃文学八骏”作家队伍，则被甘肃省委、省政府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文化强省战略列为“十个一文艺精品”工程之“一支文学劲旅”，接力领跑文学陇军，可谓春风得意，成果丰硕。

在一个很物质的时代，文学有可能像一个民族的血液一样奔腾潜流，但绝对不会消失。这应该是一个铁的定律。在“甘肃文学八骏”还没有出现之前，有论者说甘肃文学已接近当代中国文学的临界点，那么“甘肃文学八骏”的奔腾而出，则标志着甘肃文学已驰越了这一困扰几代甘肃作家文学理想的精神焦虑。这一巨大的事业成果，显示

了甘肃文学在全省文化建设中的强大力量和重要位置。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在 21 世纪初甘肃的文化进程中，文学一直活着，作家始终存在，并为甘肃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创造了一份积极的正能量。无需讳言，这应该是甘肃宣传文化战线和广大作家们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而由此相继推出的《天马横空——甘肃文学八骏图文志》和《文学院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则是甘肃上下、里外合力共同铸就这一辉煌的全景式图文大志和心灵读本，其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显而易见，必将为历史所珍藏。

骏者，良马也。出土于西凉大地的“铜奔马”，令人联想，显为中国的旅游标志，天下闻名，诉说着不尽的历史传奇。可以说，甘肃为骏马和天马的故乡。我们相信，寓意于此且代表着西部文学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的“甘肃文学八骏”，必将在当代中国文学辽阔的原野上展开万马奔腾的壮丽画面，为复兴之路上的大梦中国谱写一支神采飞扬的天马畅想曲。

编 者

2014 年 3 月 5 日

我们的叶舟

沈 苇

有些人生来就是为了呈现和宣谕，呈现他的思考，宣谕他的激情，比如叶舟。

在中国文坛，以及更广泛的艺术门类中，叶舟均属于那种激情澎湃、技艺百出的凌厉才子。叶舟生于六十年代，少年天才，他在大学时代的诗歌创作中一举成名，如今一路走来，用生活和经验不断丰沛着自己的心灵，守护着个人的文学信仰，开拓着更为广袤的艺术疆土，勤勉不辍，与日俱进。

可以说，叶舟和他的文字，永远是一片独立而浩瀚的风景。

人生是一条宽广的大河，诞生于兰州一只船街道并从那里起航的叶舟，不曾懈怠，也不曾随波逐流。他是德里达所说的那种“彻底拆除了写作藩篱”的人。他对一切未知的领域都充满了好奇，时刻跃跃欲试，一试身手并有所建树。评论家徐兆寿说：“……因为怀有高贵的呼吸，所以，叶舟从不希求低俗的热捧，似乎也少有人能够理解。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由精神与诗歌精神交汇而成的一个流浪者。是的，他是一个精神的流浪者，一个当代的局外人。这正好应了他的名字。”

叶舟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两极。

他善变，创作中勇猛精进，作品汪洋恣肆，棱角分明，充满了对

俗见的挑战，覆盖了诗歌、小说、散文、评论、报纸专栏、音乐剧剧本、影视剧本和书法等众多的领域。你无法揣度叶舟的下一张牌出在哪里，就像你永远也不清楚他的下一部作品究竟会是什么。

仅就今年而言，由叶舟担任编剧，柯蓝、练束梅等主演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我们光荣的日子》正在北京如火如荼的拍摄当中。这期间，叶舟还在《人民文学》《诗刊》《钟山》《芳草》等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组诗歌作品，连续推出了小说集《叶舟的小说》和散文集《漫山遍野的今天》等。叶舟的评论文章和书法作品也广泛刊登于各类报刊。他获奖频频，以至于“拿奖拿到了手软”。

另一层面上，他又顽固不变。

多年来，在叶舟的文字中，始终呈现出的是一个奔跑的少年形象（他属马。著名作家徐坤说，叶舟在天为鹰，在地为马）——这个形象单纯、热情、勇敢，独执己见，一意孤行，在创作的道路上天马行空，无羁无绊，从而收获甚丰，引人注目。我想，这一定和叶舟的天性与心性有关。每一次跟他邂逅于祖国的天南地北，每一次阅读他的最新作品，我脑海中总浮现出一个弟弟的样子。是的，他是少年叶舟，他尖锐，他性情，他慷慨仗义，他童心未泯。或许，恰是保有了这一份赤子般的情怀，他才直挂云帆济沧海，成了我们中间的“盐”，成了珍贵的兄弟和同道。

如此鲜明的两极，也构成了叶舟的白昼与黑夜。

叶舟说，黑夜属于诗歌与冥想，而白天归于小说和生活。在创作中，叶舟左手诗歌，右手小说，一直并行不悖，令人惊愕。他从诗歌起步，在兰州一中读高一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上大一时，大量的组诗见于全国报刊；大二时，他的小说处女作就刊发于《作家》杂志。他聪慧，才思敏捷，阅读广泛，且记忆力惊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

的勤奋和坚持，他可以为了一首诗殚精竭虑，也能够为了一篇小说“六亲不认”，闭关谢客。在早期，叶舟将他具有先锋性质的小说和诗结集为《第八个是铜像》，与邹静之、韩东、朱文、海男等人的著作构成了“诗人小说家丛书”，名噪一时。在整个九十年代，叶舟以“大敦煌”为标题的组诗几乎轰炸了数遍国内重要的文学刊物。2000年，他的诗集《大敦煌》结集出版，这标志着叶舟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一座里程碑。毋庸讳言，这本具有浓烈实验性质的诗歌文本一经推出，反响热烈，拥趸甚众，也不乏模仿者和抄袭者。时至今日，仍可以看见某些诗歌写作者对《大敦煌》的拙劣复制与剽窃。

此时，叶舟忽然“倦怠”了，掉转枪口，开始集中用小说和散文发言。

他的创作量巨大，小说频频刊发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钟山》《天涯》等杂志，经常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予以转载，连续多年入选各种年度选本、小说年鉴和排行榜，并被译为英、日、韩等国文字，有部分小说还被改编为影视剧。也是在这个喷涌期，叶舟还对“西北花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漫步大地，实地考察，写出了长篇散文《花儿——青铜枝下的歌谣》一书，被广泛转载和引述。后来，他还应新疆文化厅的邀请，写出了以“花儿”为主题的大型原创音乐剧《梅花消息》。

考察叶舟的文字，有评论认为，在整个的甘肃，甚至整个西部，他的诗歌乃至小说没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他一点都没有乡土痕迹，但他也不是都市的。他属于另一个特殊的地域：庄严热烈的西部精神高地，自由浪漫的诗歌精神王国。

是的，有些人生来就是为了呈现和宣谕。叶舟似乎始终接不上“地气”，因为他本身就不是泥土里生长的。他是由诗歌和想象养大

的——在他后来的写作中，叶舟更像一位精神的堂·吉珂德一样，沉浸于书本和汉字中，赶着羊群，唱着花儿，与现实这个巨大的风车不断地作战。在《叶舟小说》（上下卷）的序言中，著名作家张承志认为：“……这是叛逆的鲜血，而它恰恰是大西北骨子里的精神。”在另一篇序言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著名评论家李敬泽也有这样的感慨：“……仅就小说而言，我怀念十几年前的叶舟，那个大胆狂徒，那个醉鬼和侠客，那个‘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少年。”

孰料，叶舟却又杀向了影视剧，创作了电影剧本《白钢琴》，还担任编剧，完成了长篇电视连续剧《我们光荣的日子》等，并乐此不疲，开始了另一项工程。此刻，我知道，叶舟已然打开了另一扇更灿烂的窗子。

叶舟好客，仗义疏财，相知满天下——多年来，他和他的兰州都是中国诗人和作家们西去时必定拜访和逗留的一个驿站，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码头。而叶舟一年四季都扮演着一个东道主的角色，朋友们戏称他是接待办主任，“三无”身份（无拨款，无级别，无待遇）。他善饮，幽默，口才绝佳，热情似火，一肚子的民歌和见闻，常使得天南海北的朋友们流连忘返，梦里不知身是客。

迄今为止，叶舟的作品获得过“《人民文学》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芳草》“首届汉语文学大奖”“《十月》诗歌奖”“2011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西部》文学奖”“《作品》年度小说奖”和两届甘肃省“敦煌文艺一等奖”等。他还连续三届入选了闻名遐迩的“甘肃小说八骏”。

在我写下这些印象时，我能想象，叶舟正坐在《兰州晨报》“叶舟工作室”的那间屋子里，和眼前的一个个字词互相打量、加持、私语——那是我们共同的母语，也是我们共同的宗教。从当年兰州一只

船街道上的那个少年,在方格稿纸上写下第一个汉字算起,三十多年过去了,以《大敦煌》为代表的四本诗集,以《羊群入城》为代表的三百多万字的小说,以《流年记》为代表的二十多万字的散文,以及音乐剧剧本和影视剧本等,叶舟撒字成兵,浩浩荡荡,已经成为了文坛一道独特峻急的风景。

但是,在每一次完稿后,叶舟都会在末尾注明:兰州一只船。

这是他的根,也是他全部的热爱。

目 录

作家印象 / 我们的叶舟	沈苇 001
斯德哥尔摩效应	001
From: 马里兰 To: 兰州	064
大象的墓地	118
我的帐篷里有平安	170
伊帕尔汗	184
乌鲁木齐有点冷	233
陈小垦的第二幕	293
主要创作年表	323

斯德哥尔摩效应

见小东西走过来，我失笑，决定再施舍一块钱。

他更贼，脚下顿了顿，和身边一帮课桌高矮的同学们说话，还撇过头去，佯装一番。我想我更老练，靠在河岸边的桥栏上，袖手钓他。小东西，该属核桃吧，天生是砸了吃的。其实，我兜里早预备了一块钱，等他开口来哀求。我的镇定压垮了他。小东西忽然面露喜色，迅速摘下红领巾，塞进书包，松松垮垮地走过来。那一瞬，我差点儿失笑，但勉强。

不知咋的，我在这小东西跟前，总有一种乏力的感觉。他冲我笑了笑，双臂一撑，骑坐在桥栏上，长吁一口。春晖小学在马路对过，铜质门徽，在夕光下熠熠反射。此刻校门大开，先出来两溜儿小黄帽，一左一右，在街上拉起了布标，让车辆停行，留下一孔通道。接着，孩子们像鱼群似的涌出来，乌泱泱的，漫漶在傍晚的光线中，噪声大作。连着几天，小东西都是率先奔出校门的。我估计，成绩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要是他爹，我会在教室里钉一枚特大号的钉子，挂住他。

“晕！女巫婆来了。”

小东西急忙躲在我身后，搂住肩，脸和我腻了腻。我像肩了一只猴，看见班主任老师走过来，拎着一袋芹菜，又蓦地直角转身，钻入了河畔的林荫道下。女巫婆是他的叫法。天热，我嗅出了他身上的一

股汗腥气，忙卸下他。小东西豁开嘴，坏坏地伸出手，支在我眼前：

“我知道你看得起我，借三块钱吧！”

“翻了天呀，昨天一块，前天一块，现在变本加厉了？”我沉下脸。他却浑然不觉，鼻翼上孵出密密匝匝的汗珠来，“怎么，你妈妈今天又没来接你？”

小东西顽劣道：“别提我妈了。借三块钱，就三块，行不行？”

“不行！”

“那，一块一块借，借三次，等于把过几天的也借了？”

我攥住兜里的一张零钞，停了几秒。

——说白了，我是这座城市的过客，犯不着和人瓜葛，包括小东西。影视公司在河畔的百合花宾馆包了套房，让我改本子。制片和导演扔下我，去了景泰黄河石林选景，一天数个电话，教诲我赶快吃草，多多挤奶。我改了几句，便和安妮爆发了一场小规模战争，心情糟透。那天，我站在窗口远眺黄河，才发觉三伏天到来了，漫山遍野的酷热。岸边的林荫下，吼秦腔的、跳三步的、玩箜篌的、发呆的、叫卖的，络绎不绝。日光如织，鸥鸟翔集，我想我不能浪费自己吧。于是下了楼，靠在桥栏上，没心没肺地晒着，晒得无欲则刚，晒得天远地偏，在陌生的城市里有了一丝丝安全感。晒老阳儿的感觉如醉酒，越晒越瘫。堤岸下是个景点，头戴白号帽的回民汉子边放羊皮筏子，边漫唱“花儿”。我闭目，徜徉在粗砺的音乐中，隐约听懂了这么几句：身背了长枪的赵子龙，/ 刘爷结拜的弟兄，/ 好抱个身子（么）难保个心，/ 出一趟远门，/ 回去了治你的良心。——我空荒着，拼命将安妮这个名字挤出去。我不能亵渎说它像个疥疮，但至少是个小肉刺，如鲠在喉。

叔叔，你咋了？头晕，还是中暑？